

李芝齡點訛

妙香室本

己丑八月重裝

古堂識

嘉慶十八年。今少宰山陽李公。以贊善督學黔中。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寡。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疑士民田多隱匿。擬奏請全省丈量田。公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得增多。賦倍出為。

國家計久長。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奏請即行有日矣。公初至黔中。以黔中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無以稱。

聖天子一道德。廣文思之意。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金石圖史歌謠志。乘涉黔事者。最上學使鈔錄發還。而遂得錄御史包祚永文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使鄒一桂請文田。而包公

駁之得

俞旨公得此奏則大喜示某公曰文田議學臣嘗奏之駁不行今公發之必援前議解其駁議乃得申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駁不奏詰公即公無辭某公見奏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君黔人固無由知請勿復言文田事立廢局罷所調吏後他巡撫來以事遠文書多遺失恐後萌芽故列上其事而公為少司徒乃得援前議詳復之事定不行方公檄學官上人家所藏書惟網羅放失舊聞將編為黔記補田侍郎黔書之缺而已遂得包御史奏以回某公之意以安黔中之民不然而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上下之手而丈其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民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膚髓為

國家經常之規則一朝而伏萬世之憂不難矣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公之功哉此一事也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悉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風覽是書者當自得之而有取焉道光十四年甲午二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此段另紙

刊

山陽李芝齡先生督學黔中時撰黔記一書予訪求多年未獲今始於王湘臣處見之異間軼事雅俗並登之補田氏所遺近世蜀鹽改行官運頗著成效論者猶譏議未已不知御史包公祚永於乾隆初已先言之然則是書之可傳不止如梅郎中伯言所稱文田一事事之千古而已第其書原刻在妙香室集內世罕行本因屬王君別刻之致黔記者當必樂觀也光緒丙戌冬月黎庶昌識

余於癸酉視學黔中為期纔十閱月試纔閱六郡所聞見甚矣而足所歷與所採訪而得之者有為田氏黔書及通志所未及載欲錄為譚助顧以試事更續無少暇甲戌十月奉

命以祭酒旋京供職至澠陽登舟蓬窗無事一一追錄之二十六日畢記

黔記卷一



山陽李宗昉芝齡

貴州通志迄今八九十年未加增葺以今所見聞考之纔十得



四五耳余歷試六郡惟興義府見南籠舊志刊本二卷亦多缺畧草志則有平越府志已缺一卷餘惟安順之安平興義之安南有草稿數冊仍抄撮通志殊無新得荒畧如此考古者將何所徵信焉

省城外東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為陽明也

海昌沈文學毓蓀號蘋濱字子澗僑金筑能詩其謁王文成公祠曰荒涼祠宇對斜曛儒術千秋大雅羣朱陸之間分一席孫

吳而外有三軍。牂州古驛生春草。越國青山隔暮雲。當日龍場
會瘞旅。他鄉誰恐讀遺文。旅店曉起云。荒城一夕小淹留。嗟
晨雞動客愁。五夜霜風消宿酒。四山煙瘴壓征裘。清衙此去依
嚴武。逆旅何人識馬周。閨裏金錢如問卜。春分前已過思州。
沔陽張蓮濤錫穀署開泰縣令。有秀才薛上國。素不至縣廷。忽
通謁。長跪而泣。問何為對。以徑來一瞻好官。越日上國死。懷手
書遺子姪。戒毋為不善。中曰。縣公清廉寡欲。其後必有達人。所
藏張鴻臚銅雀瓦硯。可持贈公子。勸其力學。蓮濤受其硯。以名
其齋。

早熟稻名蟬鳴。俗呼早市香。

雞墘所生。下有白蟻聚土如蜂房。又名蟻奪。采時人必蹲來。歲
可再得。立則否。羊肚菌亦生細草中。

刺梨野生。幹如蒺藜。土人多種于籬落。可辟猛獸。其花如茶藨
結實如小榴。色黃多刺。味甘微酸。小兒食之消積滯。搗汁入蜜
煉之。可為膏。各郡皆產。越黔境乃無。又一種重胎豔花。紅紫間
色。可蒔為玩。名送春歸。或云刺梨熟。虎來食。

藜草卽燭麻。其葉類麻。多毛刺。生籬落溪崖間。刈並豨蕪煮飼
猪。甚肥。沃湯浴體。可療瘋瘰。墨莊漫錄云。一種惡草。羅生於野
土。人呼為藜麻。其枝葉拂人肌肉。卽成瘡疤。潰爛久不能愈。
白香山詩。藜草四時香。俗名伏麻草。

前胡遍生山谷間春初吐葉土人採為菜味極香俗名羅鬼菜
又名姨媽菜黔中婦女好遊相識即通往來呼為姨媽飯則必
設此故名

木芙蓉花一日三變由白而紅至深紅極艷

女紅極精繡蟒不減于顧氏露香園者

夾酒初用釀燒酒法再用釀白酒法乃成

咂酒一名重陽酒以九日貯米于甕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
頸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插草內吸之視水容若干徵飲
量苗人富者以多釀此為勝

菜豆腐入碎菜于豆汁成之又一種名連渣菜豆腐又有菽灰
豆腐以菽梗燒灰罨過宿食之極嫩又有磨芋豆腐劇天南星
磨漿以石灰菽灰水點成性寒質勁能祛風化痰解煤毒造者
每閉戶避人有說鬼者則不成矣又名鬼芋豆腐或云即藥品
中土芋也

黔人好食臭腐物每歲三月洗白菜鋪巨桶中加以小米層菜
層米滿則以石壓之至五月始開氣極惡沸湯食之頗以為巨
美也其汁治泄瀉痢疾甚効土人呼齶菜

貴陽竹枝詞三十首作者不知誰何擇錄數首以志土風最堪
憑眺是東山放着晴天好去頑今日遊人定多少倩郎幫妾理
釵環方言放着巧趕現成之謂也清明上冢近城隈縞素衣裳

淡粉腮聽得阿誰憐少婦汗中揩淚首重迴
中秋月色最清佳
鑼鼓喧闐笑語譁喬扮仙姬來送子背兜兜個大倭瓜妾轎迎
來即拜堂即忙去謝妾爹娘合歡三日娘看妾滿月回門妾伴
即板櫂條條坐綠鬟孃孃廟看豫陞班今朝比似昨朝好拷火
連場演下山孃孃廟在指月堂拷火下山花戲也

江西新昌李騰華字鄴芸流寓黔中嘗主講遵義之湘川書院
作研莊太守祠記曰遵義初郡於蜀

國朝雍正己酉改隸於黔州縣所屬者五人文遞時而盛東漢
名儒尹道真先生今正安州產也郡舊有書院二一日啟秀在
郡署右一日芹香在東城外在城塘街乾隆丁未衡山研莊劉

公為郡守民政無闕尤加意人文以啟秀庫隘又近衙市喧囂
爰去在城塘二里而遠相地於湘山下縣學宮之側湘水環合
其前古名穆家川者以為吉倡屬官紳士輸金買得之建書院
二楹中為講堂堂兩廂及上楹左室廿餘間為生徒學舍門作
階庖溜宏麗具備名之曰湘川書院及劉公調任去旋卒郡人
士懷水源之恩奉公神主入書院祀之嘉慶乙亥余謬應今太
守鄆城蘆洲趙公聘承乏主講至則謁先師主於上楹之廳而
未識劉公之有祀也嗣值附學江蘇劉生置笈於廳左廂之敬
業齋其室小而隣庖視之則劉公神主在焉一板空懸香火冷
寂余心惻然為暫移先師座旁適夏間黔撫軍江西南城賓谷

曾公新蒞任首崇儒治檄行屬郡並祀道真先生於書院迨中
秋新建特甫裘公來權縣入書院課士即以視檄所應行無可
位置尹先生主所初議於先師神龕左右設二座右祀尹右祀
公然終以與先師並列未安也後遂定祀尹先生於芹香書院
而更命工整理湘川院舍之朽壞者門墻乃奠焉復新先是講
堂右廂學舍六間其第二間歷無生徒以居相傳劉公叔舍時
有古冢掘出成之居斯室者必病竟有暴亡者咸謂冢靈為崇
故畏居之余曰世有神不無鬼然其事恒幽渺誕妄夫選勝地
建書院興人文劉公知政而能賢人莫不頌思久後即掘冢他
徙以成肄業之室鬼而靈亦何敢崇今既惑於崇而曠而廢之

不若就所曠廢改其室為祠以妥劉公之神且藉以鎮肅人鬼
相疑畏之意豈非一舉而數善者乎於是從學生徒皆曰師言
昭臆哉遂相與量醵金資製龕改門飾壁備祠器擇吉期奉公
神主入以祀更議存餘金作會每歲逢公誕辰咸來會祭是大
異乎前此小室懸主而復喜後此之香火與人文永盛即今諸
生思源向學之美皆可為述記也昔公於院之楹間隙地手植
羣花樹梅竹尤繁後為人伐剝盡有年矣今夏竹忽叢生秋初
枯梅根產二青芝其肄業生徒窈蔚科名之瑞耶抑亦為公立
祠之兆應也耶是未可知也並記之以告來者乙亥季秋月江
西新昌後學鄴芸居士李騰華謹記

余得代由金筑歸京師鄴芸贈余序曰癸酉冬黔學使梁園戶部胡公秩滿

上命中允芝齡李公來代明年春按試各所屬華以胡公之薦得佐公幕與共晨夕出入者九閱月春仲公遷侍講自是累遷皆留任至孟秋奉授國子監祭酒來京供職之

旨繼使者編修程公至而公去矣公為人溫穆沈厚學以攻經為主文則視其體而於秦漢以來迄宋明

國朝無不並原於正派而得其神理氣骨之合不流於旁趨其為政也一出所學執士於正而尤重勵其品斥浮取實無徇無私故校閱僅六郡人咸惜其去之速而華之所惜與人同乃其

意則尚有異於人者華質譎學疎濩落風塵老羈邊地生平無一見信於人而公乃以魁廷持世之才志顯交窮文字緣投許通性命嘗與論行誼談古今無所於忤而於晨夕出入之間流連山水倡和詩篇剔搜顧戀益以深知其性情而非勢位人之所能有者屢言黔邦囿於一隅自陽明子提唱正學後及今二百餘載即山川風土人物文章俱志乘荒寥偶有一二鈔本年遠辭畧實甚待周歲試歷識此地有可委之教職諸生擇督採訪踵續黔記自作一書子當力襄其事華方自幸得謬出知識以副公成此不朽之業而公去矣此華所與黔人惜而黔人惜其速去與華同者而華意固並投契之深別有所異於人者也

Sixteen

臨

記

鈔

妙香齋

琴度品跋

序

若夫久暫之緣離別之感為人世常有况公此去明良遇合一
歲十遷造選天下名儒以共公異日成鈞衡之政而維持天地
民物於弗墜者正足為公速去喜而又何惜乎哉所有從公按
視諸郡倡和十詩公瀕行屬並錄相遺爰書一冊弁以贈別一
章而序其端公攜入京與華致意梁園戶部幸不辱其薦亦所
以報知己也鄴芸斯文余未有一字可以稱者顧其生平不苟
於言余雖不克當而於余所以記是編之意詳焉爰錄入記中
並附以贈行篇暨所和之十詩其贈別詩和余題沈蘋濱集兼
訂遊黔靈山韻云晁董才復生淮水奉使黔山植桃李約六經
旨為文章偽體屏嗤妄庸子來黔何遲去何速士習已見蒸雲

起來黔之期舊杪冬吾因推轂識吾宗欣吾同門

司成與華同為胡希呂鄰

憲取入學

同藝術有言咸洽星斗胸輜車春駕接溽暑續歷秋山紅

樹觀披沙剖璞六郡纜櫛去黔風沐去雨鴻儒結契九重深宵
子蠻森槐市陰不私一隅

召掌監好教寰宇遍謳吟去黔之日踰秋顛遊山邀友芳樽倒
知仁之樂閑性情每遊戀踏斜陽草黔郊金碧仙佛祠石刻墻

高二妙詩

黔靈及相實棲霞山並有吳達善劉藻二制軍詩最佳

爰集吳越風騷將共作

新詩一敵之參軍文學

是日同遊者華與沈文學貴陽參軍董瑜薌

雙會意連浮大

白沈沈醉醉揮綵筆走珠璣字字遙情念違背惟吾更念

君威鳳下許浮鷗羣交緣文字成性命

司成贈華聯云主賓恰畫東南美文字都成性

吟吟

疑程
以改
三函

緣命序言何足與流芬黔靈再訂遊不負流漾清芬仗詩友題司成
學集謂華為文友文學為詩友此別重逢定有無只今且酌離觴酒其十詩一

和余雪後行盤州山中甲戌春華與擴奔楊二茂才應芝齡中允之招同赴習安閏二月三日子夜雪

四日晨霽及晚抵試院承東以詩見示次韻奉酬陪從星軺涉雪同瓊天迴野眇璵瓏

一行冷鷺低迷白幾樹殘花小露紅曉景快收吟旆外晴光新

入鎖闌中當牕竹色凝寒綠三逕開來仰惠風又和余雙明洞

芝齡侍講出鎮寧州城遊雙明洞權收金明府候送於此釣於潭得二尺鯉侍講留贈以詩時華前行差過之未獲同遊也步

原韻四絕句迺邇岡巒列畫圖舊曾遊處記模糊雙明比似桃源遠

洞口漁人帳碧蕪佳水佳山繫古情况逢名勝傍官程幸他石

竇臨風雅新句水雕雪鏤瑩於時景物竟何如刺史垂竿送客

初不是五雲天使到巖潭那得化龍魚趺坐天然自在身洞層入邃

遠石肖形各奇前洞大士像如塑俗名觀音洞雲根奇幻殫行人心期終下元章拜還

及遨頭接綺春又和余白水河小憩有序云白水河其地多黃

果樹故以樹名名村市過市分兩道一往雲南一往興義河流

瀉瀑所在道上並見之瀑對山有望水亭嘉慶二年為叛苗所

燬亭左廢墻嵌二碑一為奇豐額集使所刻郎集使若伊詩一

為陳學使本忠記瀑之偏麓有小直碑又有橫碣四朱字隔岸

視遠弗悉辨土人謂是昔產芝供水犀處瀑前大潭受瀑瀉水

相傳內有隱犀水綠如藍極深淨流入窄峽窈而伏

國初時孫可望督兵數千欲車涸出犀用力三日夜為震雷雨

所止其瀑高百仞聲聞數里飛沫拂塗人若霧松余道過日當
杪春上浣盈路刺梨花盛發侍講詩云飛雪濺衣黃果樹亂紅
撩眼刺梨花蓋紀實也和詩云飛流噴雪近山家潭注深蓋雷
峽斜望水亭殘連舊壘分途樹密間新花靈犀隱迹憐棹井機
石遺文憶斗槎隔岸猶傳芝茁處應凝雲氣孕丹砂又和余安
籠道中詩嘉慶甲戌春季芝齡侍講於安作客風塵改壯顏年
籠道中得詩題拙集次韻答謝周庚甲未緣慳生來原乞長淮水侍講籍淮安乾隆甲戌華生
於淮安醴使署生時有兆因
自號淮天合隨看靡莫山黔地周靡莫輝映旌旗芳草碧鑑衡文字
沈子夕陽殷清才妙友誇殊愧提唱宗工幸雅攀又和余播州道中
詩仲夏上澣由大定赴遵義途值雨潦阻宿黔西初
十日抵試院芝齡侍讀屬和播州道中詩次韻征車信宿

海棠城黔西城中多海棠樹州署書屋一株九大花繁而香數百年物也漲落谿田雨氣平茂

樹連山迷盭影叢篁夾道透泉聲客經播地眸能豁景似吳鄉

夢不成刻畫何須懷禹錫詩傳學士定知名侍讀原唱用柳子厚以柳易播事惜

劉長卿未到茲地無傳巖壑之勝者又題陳吉甫少尹詩甲戌仲夏隨芝齡學使於遵義試院陳吉甫少

府惠示什一詩鈔奉題一律即用良朋晤待鎖閣開縹帙看從

夜月來什一詩存迴雪句樓臺韻續聽鶯杯謫仙樓為李太白聽鶯處投金

有蹟曹司務下榻無緣笑語陪少府容秋曾招余未應莫謾長才悲尉久

少仙品自出塵埃又和余遊黔三山詩季秋月朔二日芝齡遊酒招同楊擴莽茂才遊

相寶扶風樓霞三山得句奉呈雅遊竟日喜追陪到處登臨幾遲徊城市遠眸

隨境易峰巒生面逐樓開不煩車騎驚猿鶴祇引賓朋話茗杯

九

悵是旬時仙使去。三山縹緲望蓬萊。

杜鈞字景宋號竊莊江西新建人以進士為雲南太和縣令改易門擢鎮雄牧以事謫戍貴陽能詩漢軍劉永安雲夢萬化成大埔饒重慶並以州縣罷日相與吟詠重慶作落花落葉詩八章咸屬和鈞成八十章人傳誦之

王覺蓮字夢白號醒齋貴筑人初覺蓮父母嘗祈子於旌陽宮同夢老姬手持柝枝白蓮與之乃生覺蓮生而後俊慧父母異之三四歲指字與識以多自喜其父母欲其繼家業為賈至五歲自請讀書過目成誦出語驚其師長教之文藝詩詞若素習者共稱為神童其補諸生中鄉試未冠也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數遷階父母皆受封以歿仕至詹事

安南縣龍翔山一名巍山在縣東北五里山頂有洞洞中有天成石碓石爐

安南縣東哈馬關南老雅關極險峻外有盤江以為固興義有魯溝卡為南面之遠隘真天險之地而昔未有能守之者足見險不足恃

安南學舍傍有欲飛二大字在巨石上明總兵鄭子龍所書也莫忙亭亦子龍建

庭聞錄載吳逆在滇開科取士有中式某任雲南某州知州大堂署聯云皂隸排衙渾如一天星斗本州坐堂好似五地朝天

又顏其廡曰廡焚軒余往大定過鎮西衛城通衢有節婦坊新
斲石為之坊極高石柱大書深刻朱字聯云閱清冊數條夏夏
乎人所難也披請題幾幅熙熙然衆皆悅之又於某城見武弁
署其營門曰柳細風清

黔西州署西偏有海棠一株老幹偃蹇人言花時極香軒亭位
置亦佳州牧會稽陶廷淑有聯云名友冠羣芳未知杜老當年
何獨無情不詠紅香飄四座若使淵材到此亦應有恨俱消
安平道中過蘆荻哨數十家皆土娼其西五里有山象婦人坦
腹下有竅東南有大石如人陽狀向之
黔人用潮銀名吹絲灸以火則鉛出

借短票銀市商謂之銃

黔中婦女作背兜負兒於背每歲中秋夜以少年裝束如女子
背瓜鼓吹送至親友牀上祝生子名曰送瓜

省中街市皆砌以石雨後極滑婦女雨行穿毛底鞋或用椽底
最穩且快

市人釀銀錢為會每月蘊之團飲為樂曰上會婦人亦多為之
其始蓋皆各省流寓之民鮮土著者故釀銀浸以成俗輕去其
鄉隨地遷異上古淳質之世所不為也

豬肘呼曰胖讀胖上聲煮爛曰色讀怕平聲

酒一壺曰一棒故呼酒壺棒棒曰

夷人稱漢官曰大老黃吏士曰小老黃黔俗稱人皆曰公老者曰老祖公稱長隨曰二公凡女皆曰婆婦曰奶曰太老者曰奶奶老太其尤老者老祖太間稱婦女皆曰老祖太太公二公三公大婆二婆三婆則依次為稱小者曰公曰滿至稱女為妹則賤之矣父母於兒亦不名皆曰大爺二爺以次呼男婦做客俱取席果糕餌之類包裹携回曰紮包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轉窩子轉窩所生名門斗子再傳則土人矣轉讀去聲江西人尤多

凡妓所居濫者曰塘子潛藏者曰私門子男女往來者曰做客稱游妓亦曰客俗稱最小者曰公婆幼妓為小公

塘子多在阜角井三板橋

省城東相寶山樓上有鏡相傳能照前世名照妖鏡余於消夏時過寺見之昏昏不能辨人媼妍其厚二寸許兩面皆有光又有銅牛在佛座下缺一耳亦古物疑二者當合為一然後可用俗人誤置二處耳

黔靈相寶樓霞諸山並有吳達善劉藻二制軍詩最佳余欲錄歸以行不果

張蓮濤有五禽言其辭一曰昨日雲陰今日雨零昨日山暗今日水深水深猶可泥滑滑愁煞我二曰吁可怖山下路齒者石淫者霧東西上下無着處不如歸去三曰陂陀陂陀左崖右阿崎嶇逼仄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四曰山有草木巢居樂

田有稻梁啄不餓得過且過五日孔雀山雞炫毛自禍我藏其
美時至則可吁嗟鳳凰不如我

黔記卷一

黔記卷二

山陽李宗昉芝齡

包祚永字成美號存齋貴筑南上里陳家寨人自幼穎異力學

能文年十四補諸生二十三登賢書雍正五年成進士改庶吉
士累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性明慤不慕浮華切究民生利弊有
意經世之業敦本務實遇事敢言乾隆初楚鹽騰貴官引不銷
大臣會議祚永言應照兩粵官運官銷則私鹽可絕而價自平
又言滇省銅廠收買正餘銅宜以辨銅庫本餘息銀酌量加其
價值以卹廠民又言黔省苗狎頗能自衣其力而漢人惟資楚
布歲需十億萬費兵民窮困職此之由請立法勸以紡織並言

八旗婦女多工刺繡耗力而無益於用亦宜學習機杼以資生計又言古州新入版圖諸險要之地建立城汛安設屯軍而竄伏未還之苗甚多深山窮谷畏罪逃刑雖從前猖獗難容其目下困窮可憫多傷失所咸切思歸但聞田土已別經領種村塢多改為城堡向隅轉壑疑慮不前誠恐異日潰散有虞若若此時招徠設法近經督臣張廣泗議凡已剿苗寨所有投撫苗衆酌其人口撥給土田歸并安插應再加詳酌務盡招出潛藏餘苗分配各寨漢三苗一俾漢苗雜居強弱相制即實無土可給亦堪傭佃營生撫恩束法自可漸草獷凶以厚藩蔽並言滇省近開麗江普洱昭通東川等州縣猺夷偏處須調兵防而地府

廣兵單調多額少督撫提鎮以糧餉歲資協濟而經費有定勢難議添竊思助兵之不足莫如留心團練素稱精悍夙著勤勞但團制若循舊而行必事難而累民亦甚惟有變通其法略無紛擾妨農不必設衛屯田不必集衆操演諭以保固之要免其奔應之繁按州縣戶口多寡每選壯健數百名給予本省優免註冊示勸一逢地方有事或令防守隘口或令扞護城池此不增餉添兵可期內安外固祇以向來用練或統之武職則遭官兵役使弁員虐凌或屬之文官則又為武職大員所掣制謂當慎重其事請於迤東迤西兩道並加兵備職銜以董率之庶得文武和衷遵奉惟謹若遇調用出征支糧賞卹概與官兵一例

如此則與戎政大有裨益。疏上。議如祚永言七年二月。因前任貴州提學監察御史鄒一桂條奏清丈黔省田畝。逐坵繪形編號。設由單以給業主。立官冊以杜訟端。其有丈出餘田。祇將原賦均攤。不必加增賦額。部議未上。祚永具疏爭之。其畧曰。臣黔人也。備悉民俗。丈量一事。徒滋擾耳。他省且然。臣省尤甚。奏者之意。以為黔田從無項畝。不知歷來項畝。未嘗不清。康熙元年五年八年。皆有開墾畝數。報官成賦。九年經撫臣佟鳳彩請盡行清丈。定額升科。十一年竣事。載入賦役全書。是黔省並無不丈之田。豈得如一桂所云。田地但計穀種而無畝數之理。且謂丈量為清訟而舉。攤賦不增。但無知愚民易惑。難曉。初聞清丈

已覺倉皇。繼見差官。尤生畏懼。彼窮鄉僻壤之間。保無有胥役乘機嚇詐。倡為既丈之後。實欲加賦之言。因而臨丈之時。高下任意。行賂者將多報少。缺略者以少作多。遂致富室勢紳。勾稽弗確。貧民夷戶。積算偏精。弊竇叢生。田畝益混。兼有奸猾頭人串通衙蠹。暗折夫馬。明索酒穀。冊結紙張。巧造名目。或照煙戶。或依田畝。逐需挨派。共飽私囊。再或農隙之時。小民趁營生務。故於旬日之前。追集合村多人。行其苛索。候丈無期。以致廢時失業。即有能員覺察。及日久敗露。而閭閻受累已深。若夫編坵繪形。發執由單之說。揆之黔省。更屬難行。夫田界有定。坵形不常。黔民多貧。產業無幾。或有兄弟析居。將一坵分為兩三。則由

單不能各執黔田多依山麓故俗曰梯子田或有夷高培低合
數坵而平為一則又與由單不符其窮民典買或有數坵一單
減半轉售則由單又需分給更換繳領民則剝削貲財官亦釋
繁案牘又其甚者清丈田畝則通省寸田尺土俱當履隴親勘
而全黔上下游沿邊地界接連滇粵湖南半屬生獮生苗冥頑
易駭倍當拊循遽加丈量恐致滋事在一桂謂立法務詳意非
不善而臣竊鯁、過慮誠見黔省乃刀耕火耨之鄉素稱瘠薄
苗蠻雜處當思因地制宜使果田無定畝即不緣民間爭訟亦
必徹底清查若久料畝升科又不得因一二競爭輒至累及通
省應令督撫將從前業經丈清現在按則起科者概免丈量其

有近年開墾實在未丈之田各令地方官查明轉報以憑清丈
分別辦理則黔省民苗感戴萬世矣疏入部議如祚永言從之
尋以病乞歸授徒里閑主講貴山書院數年勵諸生以純樸之
學家庭謹飭操行如寒素冬戴皮冠舊矣鞞見處以青布綴之
牕紙破補以卷牘廢餘其節儉如此年六十有八而卒子必明
雍正十三年舉人官武甯知縣曾孫錦榮乾隆五十四年以郡
籍中鄉試第一名錦燦先其兄一年亦以郡籍中式嗣裔多守
家學入郡邑庠者祚永卒後所親官奉天歸謂奉天有包御史
祠蓋祚永嘗因公辦事其地吏民建以報功德云
張仙一字元、俗名仲猷號三丰又號斗蓬又呼邈過仙閩縣

人又云羊城人廣州志云留侯後裔七歲能碁人無敵者十歲
習儒業有小婢饋魚於塾為同業者棄去而仙不知歸槿婢
縊遂入山學道遊歙州值歲旱從者死遇二老人遺之餌乃得
活乃入番家華林三十^年出山渡流沙禮邱長春歸未至閩途年
遇鄭思遠授以道鄭謂曰一魚之事子必往了俗緣也歸閩補
刑曹吏辟囚越獄連坐戍夜即至平越與千戶張信奕信不勝
信忽夢老嫗授子法乃勝仙大笑曰驪山老嫗大饒舌後授信
葬地曰十年後位至封侯既而果然明史載三丰遼東懿州人
名全又名君寶又天順年三丰有自具供狀稱冀州遼陽人遼
冀相近閩則遠矣或寄居之地與

明陸燦高真觀禮斗亭碑文曰平越之地因山為城有老氏之
宮曰高真觀據其西南隅在昔仙人張三丰栖遯於斯作亭以
禮斗焉先生既超離人羣還居大清元蹤曰邈遺構遂泯惟先
生之道廣大神明形骸外垢天機內朗若夫遐襟曠識卓爾物
表雖萬乘傾想躡景追聲而隱見猶龍終莫羈致蓋軒后詘下
風之從廣成堅南首之卧未足以喻也當其寓形域中此焉遊
息扳揖斗極與相周旋時則斯亭者固靈輿之所降觀百神之
所萃集矣而翦焉墜落鞠為茂草令仙聖臨輓而歛歛龍鶴迴
翔而不下元學之士無以繫其戀慕斯非吾徒之責與燦雖僑
寄是邦心存高範竚瞻廢址慨然興懷於是屬其觀之黃冠師

馬崇霞俾經理焉而率諸同志者助其費數月亭成道俗環矚
咸共歡喜議鑄於亭以示無極迺稽首階前勉為之銘其辭曰
巖岷之山形穹隆兮虬螭結蟠鳳臨江兮扶輿宛延靈淑鍾兮
言之元宮直崇墉兮亭宇密清樾斗中兮至人天遊此從容兮
澄心儲精與神通兮清夜雪然星與降兮魁旋杓回玉衡度兮
遺墟寂寥厥構仆兮百年於茲復其故兮棟桴高驤棼榛布兮
神居秘躅燦然覩兮鸞鳥騰告列仙赴兮雲軒電旌紛賸路兮
元冥在轂黔羸右兮飛廉望舒後先俟兮天樂博衍客倚靡兮
盤旋遊遨行遲兮今撫呵山靈時守視兮風雨攸除無池陟兮
惟仙目長昊天久兮刻銘斯亭與終始兮

平越守滿洲阿林詠回生桂詩云仙桂扶疏挺石臺孤根拔地
倚雲栽金枝一樣超凡劫玉斧多應恕散材香滿秋空長不老
寒生明月靜成胎返魂七寶娑羅樹太息三丰為汝來禮斗亭
云五夜朝元禹步停默叅元相合心銘觀空分野星何在度極
周髀數尚零自有真人歸紫府更餘俗子誦黃庭黔黎百萬皈
依切頂禮支天一斗亭浴仙池云遺壘埋真莫記年不因離垢
不知仙呼茶率爾啣煬竈濯足夷然恥盜泉到處傳流風作影
幾人踏破水中天榻來措大空饒舌滌研何勞白石邊留影壁
云天外青山、外人虛空留相不留神東來故作飛鳧幻西去
安知脫屣真橋上灑金猶點石水中撈月已生塵須彌絕頂起

然立兩袖清風萬里身。

去平越城西三里山中斷石壁奇峭有張三丰影象戴笠杖策側身西行狀郭青螺題神留宇宙四大字於巖上乾隆五十餘年時忽有廝役某姓者於留宇宙字下斲石作魁字形狀可憎其時官民俱無止其事者污壞靈岩妄作不經亦恨事也。

青柎池在高真觀前無名氏有詩云回廊婉轉水雲寒柳絮吹飛春色殘玉笛不聞黃鶴遠何人同倚曲闌干。

黔靈山在貴陽城西北三里許有一峯蜿蜒從西北來為杖鉢峰水潺湲繞山麓為檀山澗水中峰矗立即黔靈正峰山口有楊柳泉甚清冽又進有天生石橋翠竹掩映過此則宏福寺也。

寺北一小徑可通樵牧即大羅木村。前有溪抱山後折而東轉有岫參天昂藏回首乃獅子岩也。岩下有峒洞下有溪皆名檀山自寶塔峯石特起一嶺自南而東綿亘內向與師子岩對峙如雙闕者象王嶺也。又其外則師子山昂伏為案上有雲蓋三臺縹緲天際登象王嶺望貴陽城郭歷歷如指掌山後可眺聖泉。

宏福寺為赤松和尚建和尚名道領浙江人後遷長沙又移蜀中居潼川姓韓父中軒母謝氏和尚生而好佛不茹葷飲酒明末避亂至黔為杜氏後棄儒業投靈藥和尚剃為僧遊滇蜀歸遂闢黔靈山為祖師云。

古州同知毛振翮秋日登黔靈山寺留贈參之上人詩云石磴
紆回到上方開軒風露撲衣涼白雲冉冉藏僧閣黃葉紛紛墜
佛牀身卧靈山觀自在心馳碧落笑奔忙蒲團坐話非容易况
復高僧是故鄉說法臺前花雨迷遠公一話夕陽西題詩未敢
誇蓮社送客還看過虎溪清磬數聲空谷杳紅塵十丈下方低
逃禪不覺歸來晚滿徑松陰襯馬蹄登拱南閣再題贈參上人
云雲奇蒼茫望渺然凭欄秋思滿江天孤松幹老多巢鶴衰柳
枝殘不挂煙目送飛鴻懷往事人臨遊水悵流年桂花開盡黃
花放纔得偷閒一扣禪芳杜洲前草色齊萬山飛翠日沉西觀
風臺上蕭蕭葉丞相祠邊啞啞雞少女澣衣秋水碧牧童收犢

暮雲低坐來詩思清如洗短紙重張筆再題

銅仁舉人楊光燾登黔靈山訪赤松師不值詩云歷盡巒岈路
危梯挂石闌凌空人似鶴望遠市如盤雲掩孤扉迴風高六月
寒謾須尋勝跡緩步已蹒跚不圖霄漢外蜃結涌珠宮軒蒼森
高下盤旋入窅濛雨餘芳草綠霞落碧崖紅坐覺塵機息悠然
憶遠公自來峯頂上石逕總於嶺落松千個離離花滿庭雲
歸僧舍碧煙靄佛頭青想像天台路奇觀殊未經不盡看山興
遲日已斜清香餘茗椀佳味飽胡麻院寂採丹木庭空鳥啄
花主人歸路晚明月照袈裟

黔中多黃果樹即柑也

田山蘊過平越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仙人影儼然。圖畫作歌曰。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欺世誇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怪。錢鏗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信佛皆傖夫。草木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煙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秘。寸田尺宅理宜麤。地產丹砂大於斗。彭亨鼎大鉛汞腴。異哉三丰偃佺侶。邈過道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嶒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洗泉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部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黏鬢鬚。憑虛御風

將焉往。何不為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鷓鴣。

平越城南三里。仙人影屋前。地名武勝閣。有橋每夜有微雨灑之。橋常溼。土人呼為夜雨灑金橋。

犀牛洞在平越城外。月山之北。高真觀南內有石牛。明正德間。高真觀有鍾。夜出與牛鬪。如雷吼。早起視之。鐘上皆水草。

平越西南五里許。有仙人洞。余自平越回省之日。冒雨往尋。在山半徑仄。且滑。至洞則豁然開朗。如萬間大廈。其西畔別一門。曲且深入。其中又一洞。然炬視之。其上若屋然。水點滴落石池。

中有聲酌以烹茶味甚甘僧搆木於岩間為小榭下臨絕澗水聲如萬馬奔騰境殊奇絕西畔又一門入極暗上出僅容一人側身仰出忽見明則其上有一小圓穴窺見千仞峭壁下俯急湍亦奇觀也

道義西門外山頗秀潤渡河至山麓為桃源洞其上有謫仙樓相傳李太白沆夜即曾至此郡守趙君遵律建樓又以太白有白田聽鶯詩而山下有村名白田因以為太白聽鶯處謫仙者顧晴芬前輩督學黔中時所命名也今典史陳名丙者天長人亦能詩著有什一集復鳩衆於樓之左右循山麓搆軒亭十餘處丹崖紅樹重閣飛甍掩映於翠微煙靄中頗具勝概

黔中丞尉中有三風雅人一遵義縣典史陳丙號吉甫即著什一詩者一大定府經歷董達號瑜薌華亭人文敏六世孫善書畫詩宗儲王頗新雅今署貴陽府經歷一黃平州吏目李炤祿字申之號乙閣江陵優貢生亦能詩事繼母至孝搜輯飛雲洞詩文為一編名靈巖小志近又為甕安生員傅玉書刻黔風集黔風者傅生採錄黔中詩合為一編其書未成余未之見也余試大定遵義時董與陳為巡捕官皆勤敏黃平則來往驛路所經李申之來謁恂恂讀書人下僚中豈無賢者患不能知而用之耳

董瑜薌有和余贈沈蘋濱詩其序云嘉慶甲戌仲夏芝齡學使

試士大定遠承乏郡參軍晨夕趨陪侍從雅蒙禮遇秋半調貴
陽逢公內遷大司成將治裝北行奉獻一章以證知己之感不
專贈行也時公有贈蘋濱詩即用元韻云夜即地遠五溪水唐
有寓賢供俸李越千餘年逢吾公江東獨秀真才子手持使節
來一年邊上文風蔚然起鄙人幼學荒三冬束髮畏見名儒宗
秋風十載傷氍毹饑驅出門愁滿胸南北奔馳寒復暑名流許
我披雲覩儒生爲貧甘折腰一官來聽漏天雨羅甸城邊山庫
深四月五月如秋陰熟梅風裏輜軒到窮巖大壑龍虎吟耿耿
文光燭霄顛持衡力挽狂瀾倒蠻府參軍趨下風公之接余不
草草建康山色蔣侯祠故鄉遊迹曾題詩是時凡鳥奮雙翼思

與鳳凰頡頏之公當快意遠失意華林未共神仙醉荒陬相見
隔雲泥回首當年汗浹背憐才彷彿信陵君一月欣陪大雅群
秋半會城重謁見朝朝思近叢蘭芬遠不負丞丞余負卑官落
拓誰爲友黔山忽返使星輶歌驪忍勸郵亭酒瑜鄰又示余過
畢節威寧途中詩七星閣云馬首南荒外蛇盤石壁間地周八
蠻洞天近七星山蜀漢風雲氣祠堂虎豹閑徘徊禱祭處夕景
照潯顏當年濟濟火即此効前驅龍臥留壇宇雲高化陣圖同
槽三馬戀諸葛百蠻呼想見南征日星文射魏都三道水云鹽
井空騷馬鉛山亦汗牛如何三道水不濟一行舟野馬川云兩
地均烏撒中分野馬川湍流赴沙草客路與河沿箬古時窺日

雲游易障天行行三十里何處有炊煙七家灣云枳籬竹瓦屋
三間迴合清淪倚半山搗枕山牕一夜雨曉來水漫七家灣七
家門外一灣平有客山行復水行忽漫泥輶石上過怪來一路
只磴磴瓦甸云瓦甸原無路其如客路遙聊停啜杯茗莫悵雨
瀟瀟水塘云借問水何渾其端不在水川澤能納污澄之斯見
見底石牛口云回看野馬川忽入石牛口前世龍門公今生牛
馬走石板房云尋山不知遠何石化爲板一板兩板縱復橫重
之百板魚鱗生板板雲連瞰天庭差少琉璃布地平長文弗下
拜茂灌爭知愛海嶽與華林古情隔幾代此邦石數恆河沙不
點黃金卽作家多錢善賈長袖舞聚族於斯館行旅莫訝天無

三日晴古來幾費神媯補杜鵑花云野花零亂草蒙茸幽艷從

看血淚中底事多情生鬼國殘春猶染徧山紅土人以杜鵑金

絲桃一名通路黃云蓓蕾初生瘴雨寒木花蹊畔已無言春來斗覺

黔山富拋擲黃金過路看桐花云簇簇桐花受露濃最嫌掠蕊

是胡蜂寄聲五色桐花鳳莫惜西川萬里重大定往蜀道余未

之見也都錄其詩以備考證

因錄鄴芸瑜鄉和余贈蘋濱詩並錄蘋濱和章平生奇癖耽山

水萬里牂牁歌行李聲牙蠻語詩一囊逢人敢自誇才子李微

君文飛將軍角逐難言翦與起謂鄴芸輶軒隣隣來前冬隴西鉅

儒風雅宗如圭之品如椽筆光芒重宿羅心胸玉尺衡文歷寒

暑林穢除蘭芷親入幕者誰乃徵君公之今雨吾舊雨古槐夾
夾道試院深樗材難傍桃李陰故人袖詩作羔雁之黔留黔長
短吟風雨連朝送西顛旅館閉門傷僚倒瀟瀟鬢白布袍青遠
志在山亦小草浮玉橋通丞相祠一過再過懶賦詩入秋後曾
丞相祠堂別有好山入夢寐足未着履心先之貽我一篇慰我意公
瑾醇醪令人醉先標詩品後招游字字麻姑爬癢背買絲欲繡
平原君折節下交今無群國士之感從隗始夜即眾口揚清芬
登臨有約肯相負公是名師徵君友黔山權當子雲亭從遊願
載侯芭酒

遵義蠶事最勤其絲行楚蜀閩滇諸省村落多種柘樹繭客至
春時買其樹放蠶於止繭成來收取之廣東程鄉繭亦遵義絲
也居民無男婦大小手中皆持一撚絲墜子余莅郡時見執事
役伺應之暇就懷中取木墜子撚絲不輟可云勤矣

遵義貴陽以烏江為界烏江之西山色秀潤樹木葱籠過江則
皆童阜多臃腫狀一水之隔而風景迴殊烏江上名大王坡其
假借極可笑又有黑神廟有聯云省曰黔省江曰烏江神曰黑
黑神緣何地盡南天却占了北方正色無能對之者

鎮遠澗水流為沅江諸山谿水多會之東北二十餘里有一溪
名潮水溪其水獨濁相傳發源處有伏犀焉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五里大道傍洞口為石門上有古松一

株門內有觀音蓮座石乳所凝也其上圓洞透天光再入則必携炬火有石鐘石鼓亦鐘乳垂結輪囷如象鼻擊之其聲類金草也又有羅漢像在巖下如僧寺所塑尊者其他石佛石骨因形似而命名者不可悉記又有千傾田則平地似方罫石骨隆起如陷阡然聞此洞可通人者百餘里詢諸寺僧則云中有水不可行矣

華巖洞在施東東北二十五里洞口懸屋刻西時飛來四大字洞中亦有羅漢燃炬入上如屋水點滴四散華不可行其通人處亦可二十餘里遊者罕能窮其境耳

遵義縣署有方池池水綠色其傍石穴中有巨蟒時或見之府

署有綠蛙長二尺大如斗

安順參將署後有井其水煮飯白米皆成紅米如晚稻

威寧州有泉從地出梵石為池其泉自泥沙中湧出如貫珠池中凡十數處終日沸起俗呼為葡萄泉

飛雲洞有宋芷灣湘題詩有句云一般九月秋黃葉兩度三年

人白頭蓋芷灣湘曾典試黔中復以京察為雲南守故言之慨然然樊城旅唐又見其題壁五詩悲歌慷慨經南陽荒散後不覺

聲淚俱下矣詩曰十日河南路年荒不忍看青苗收稿易黃土

葬人難苗或抽條而稿或抱穗而稿皆對作芻秣道殣不絕可傷不雨自何日有田同一歎

草根能許幾過客亦登盤三十萬糧賑饑民殊未知君恩如此

厚漕運到何遲盡時驅兒女隨風轉路歧馬頭南北望無過是
流移亦知死不遠且自望生逃道路無人哭春犁有夢操乞錢
憑婦見得駢解止兒號恨少神仙術多金散汝曾昨過古昆陽連
村夜劫糧平時春社肉今日虎牙羊舊縣地方三日內搶人村莊至此輩原拚
盡為官何策長時邑宰方率領而出天河無限水安得化成漿保富談何
易原貧法亦難古來惟積貯大地不波瀾帝德同天大民流歎
海寬監門圖一幅誰奏九重看時癸酉七月十六日也兩閱月
遂有滑縣之事旅行見此能無愴然

黔記卷三

猓羅本盧鹿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為大姓其人深目
長身黑面鈎鼻雜髭留髯其俗尚鬼又名黑鬼造堅甲利鏢鏢
鎗勁弩蓄良馬好射習擊刺其兵為諸蠻魁

羅鬼女官即猓羅正妻稱曰耐德編髮為髻用青帕蒙之多以
銀絲花貼額耳垂大環拖長裙三十六幅子年幼不能主事即
耐德為女官代理所部

白猓羅在大定安順二屬

宋家苗在貴陽安順二屬男耕女織今多讀書入泮者

蔡家苗在貴筑修文清鎮威寧平遠等州縣俗翁媳不通言居

喪三日不食稻肉惟餒稗粥夫死以婦殉葬婦家奪去乃免
卡尤狎家在貴陽安順興義平越都勻等府穿青布短衣婦女
以花帕蒙首衣短而下圓嚴寒盛暑衣無添換長裙細摺勾雲
合角中以顏色相問以六月六日為大節每歲孟春聚會未婚
男女於野外跳月歌舞彩帶結球拋而接之謂之花球意既洽
彼此互擲遂私焉凡祭事貧者用牛一富者數牛親戚族友各
携雞酒致祭遶牛而哭祭畢屠牛分肉食畢而散

簸籠狎家一作普籠又作補籠在貴陽安番廣順二州安順興
義二府以十二月朔為大節相傳武侯南征時所遺銅鼓若掘
地得之擊以為歡富者以重價爭購喪則屠牛招戚友用以牛

角歡飲孝子不食肉惟啖魚蝦故祭亦必用之葬者以傘蓋墓
期年後始焚之其性標悍出入必帶利刃倘有睚眦之仇必報
近今禁戒漸循禮法矣

青狎家在古州清江丹江等處以青布蒙首穿青衣女子色白
而敏工織繡善奕棋以擲球為樂所私者曰馬郎夜則與之飲
父母知而不禁惟避其兄弟婚姻苟合愛者以牛馬致聘不知
正朔文字以木刻為信田山彊黔書但載狎家未分卡尤簸籠
青三種也

曾竹黔山作龍家黔書云龍家有四在
康佐會竹者為狗耳在安順府屬男女穿白
衣繫桶裙載細布方巾以髦扎一尾名曰髮尾用豬油塗之過

此種風氣全在丹江台拱一帶青苗行為洋人呼曰下(窩)何又曰青苗
曰黑苗詢其遠祖詔存姓鷄來數千年矣寨中舉劾多與古合楚
畫世姬或共流裔姬媿鷄也仲家有兔而多禮鮮臺肥與苗有
別此等種類皆牛皮箬左近者

親戚喜慶則負酒牽羊并隨帶新衣數襲以誇其富死則殮煨骨而葬每七月七日祭奠先塋

狗耳龍家在安順大定二府及廣順州之康佐司有之男子以布蒙首婦人辮髮以布束結於頂餘布傍結兩指如狗耳狀黔書云男女旋躍而擇對奔則女氏之党以牛馬贖之者今亦知通媒致聘矣

馬蹬龍家黔書云一日大頭龍家在鎮寧之谷西堡頂營司之間以耕種

為業

大頭龍家鎮寧普安有之男子戴竹笠婦人衣土色衣繫青短裙歛馬髮於髮髻如蓋男女勤耕力作

花苗在貴陽大定安順遵義屬皆無姓氏其性感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衣用敗布緝條織成青白相間無領袖黔書載其跳月事最詳今亦知用媒妁惟婚娶必男至女家成親越宿而歸仍舊俗云

紅苗在銅仁府屬

白苗在龍里貴定黔西等屬衣白衣男子蓬頭赤足婦女盤髻長簪祀祖之先必擇一肥壯牯牛頭角正者飼之乃聚闔寨之牛鬥於野勝則吉即卜祭期屠之主祭者白衣青套細指長裙祭畢合親族歌飲為歡

青苗在黔西鎮寧及修文貴筑等處黔書稱其强悍好鬪今則

馴良在平越者又名箐苗

黑苗在都勻八寨丹江鎮遠黎平清江古州等處族類甚衆習俗各殊衣皆尚黑男女俱跣足陟岡蠻披荆棘其捷如猿性悍好鬪頭插白翎出入必攜鏢鎗弩環刀自雍正十三年勦後凶性已斂孟春各寨擇地為場不拘老幼以竹為筭人死則生前所私者以色線繫竹竿插於墳前男女拜祭

剪髮犵狁在貴定施秉黃平州屬

東苗在貴筑修文龍里清鎮及廣順各屬有族無姓婦人衣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後穿細摺短裙男子蓄頂髮短衣背襖中秋合寨迎鬼師以祭祖及族屬故者屠牛陳饌以次呼鬼名祭

畢祭親族暢飲竟夜每春獵於山所獲禽鳥必薦其祖先守法畏官循禮服役

西苗有馬謝何羅雷等姓在貴陽平越二府新娶必別寢私通原產後乃同室秋收時卽合衆牛於野延善歌者祝披大寬犴衣腰間周圍細摺代犴帽著皮鞋尊者在前童男女著青衣彩帶百人歌舞吹笙隨之歷三晝夜屠牛以賽手年名曰祭白虎性情樸實畏法不訟

天苗在平越多姬姓性情柔順婦人工織善染以仲冬朔日為節其在陳蒙爛土垣者俗詳黔書按平越草志云天苗周之後裔志作以冬至為年節

獮苗在貞平羅斛册亭等處原隸廣西雍正五年改轄省省勤
耕力作雞髮服飾俱如漢人惟婦人蒙髮短衣長裙仍苗裝也
打牙狝狝在黔西平遠清鎮屬髮梳前披取齊眉之意
豬屎狝狝在石仡黎平古州平遠清平各屬極臭穢出入佩刀
弩有仇必報若獨力不能行則備牛酒以款有力者鬪死則納
牛償之

紅狝狝在廣順平遠清平等處

花狝狝又名狝兜苗在施秉龍泉及黃平等處男子懶耕作好
獵逐鹿羅雀為事婦女兩袖綉五彩周身飾以蠶繭綵索如貫
珠

水狝狝亦名狝兜苗在施秉餘慶等屬善魚捕隆冬猶入深淵
不畏冷男子衣服同漢人婦人細摺長裙婚姻喪祭俱循漢禮
知法畏官

鍋圈狝狝在平遠州男子自織斜紋布為衣婦人青帕籠髮名
為鍋圈衣青衣短裙男子有病不服藥用虎骨一具上纏五色
絲線置簸箕內延鬼師禱之性好酒陷於農事
土人各處有之性好酒今亦漸淳

披袍狝狝在黃平州男女衣外披一袍前短後長鑿竅為袖裙
羊毛織成性純謹勤耕作多備鐵工者又或以種黎為生

狝狝苗有黎金王等文姓散居各府縣各則掘地為鑪卧牛羊

皮席無衾褥。遇時節以草扎龍船上。插五色紙旗於郊外歌舞。祭鬼為歡。在清平都勻者。衣服與漢人同。青死用長子居喪。七七之內不沐浴。不踰戶。如長子貧。或以長孫次子代之。遵師教。多有入泮者。

犴獐苗在荔波縣。男子善耕作。婦人工紡織。短衣短裙。僅以遮膝。親死不棺。反歌唱。鑲木板殮而停之。及葬。子女哭必出血。守墳三日而還。

粵人在普安廳各營司。性淳倭佛。凡探攞仲家等苗。言語不相諳者。常賴粵人通之。

蠻人在新添丹江二處。男子披草蓑。婦人青衣花布短裙。喪葬

殺牛歌舞。性獷悍。愛漁獵。以十月晦日為大節。祭鬼。黔書作朔日在

思南府之鉛河司俗亦同。

洞人皆在下游。而洪州尤眾。性多猜忌。夫婦出入必偕。冬探蘆花禦寒。

獠人黔舊無之。雍正時自廣西遷來。清平貴定獨山等處。居無定址。喜傍溪澗。以樹皮為連筒。灌水至家。懶於汲也。耕作之暇。入山採藥。沿寨行醫。所祀之神名曰槃發。所藏之書名曰旁甌。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珍秘之。風俗見遺不拾。

楊保苗在遵義龍里二屬。性多狡獪。抗官司差拘。而遵鄉老約束。

皮席無衾褥。遇時節以草扎龍船上。插五色紙旗於郊外歌舞。祭鬼為歡。在清平都勻者。衣服與漢人同。青死用長子居喪。七之內不沐浴。不踰戶。如長子貧。或以長孫次子代之。遵師教。多有入泮者。

犴獐苗在荔波縣。男子善耕作。婦人工紡織。短衣短裙。僅以遮膝。親死不棺。反歌唱。鑲木板殮而停之。及葬。子女哭必出血。守墳三日而還。

粵人在普安廳各營司。性淳倭佛。凡猓擺狎家等苗。言語不相諳者。常賴粵人通之。

蠻人在新添丹江二處。男子披草蓑。婦人青衣花布短裙。喪葬

波卡文正上 獠悍愛漁獵。以十月晦日為大節祭鬼。黔書作在朔日

河司俗亦同。

洞人皆在下游而洪州尤眾。性多猜忌。夫婦出入必偕。冬探蘆

獨山近與向有獠族皆零星附駐。未去。其地清平貴宜城柳道中。今多矣。所祀神似是槃瓠。原本作槃瓠。似誤。宜考也。

于貴定獨山等處。居無豕。懶於汲也。耕作之暇

入山。將孽沿寨行醫。所祀之神名曰槃瓠。所藏之書名曰旁軌

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珍秘之。風俗見遺不拾。

楊保苗在遵義龍里二屬。性多狡獪。抗官司。差拘而遵鄉老約束。

狎獠苗在都勻黎平石竹及施秉龍里餘慶龍泉等處有張楊石殿等姓。

九股苗在興隆凱里黑苗類也。此種武侯征滅之僅留九人。故名。地廣族繁。散處蔓延。性多悍。頭戴鐵盔。前有護面。後有遮肩。身披鐵甲。及臍下鐵鍊。圍身鐵皮。纏腿。左手持木牌。右手持鐵鏢。口銜利刃。行走如飛。三人共弩。名曰偏架。自雍正十年撫剿搜緞甲兵。建城安汛。至今風稍戢。

八番苗在定當州。其俗勤。男日出而耕。女日入而織。獲稻則剗木臨流。作臼。水自推而舂之。以十月晦日為大節。黔書作十月望日為歲首親死夜靜出葬。曰不使吾親知之。

紫薑苗在黃平清平丹江等處。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輕生好鬥。遇讐者輒生啖。其由有在平越州者。多出入行伍。大力善戰。及讀書應試。見之多不識為苗者。

谷蘭苗在定番州。屬男耕女織。所織布最精細。諺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婚姻用媒妁。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府屬。男子耕作貿易。女人鬻髮。散縮插木梳於額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長裙短褲。或有裙無褲。好潔身洗髮。沃苗類之最近人情者。

克益牯羊苗在廣順州。之金筑司耕作。不用牛。用鐵鑄代犂。獲而不苦。男女躡筥而偶。生子免懷後。始歸財禮。親死不哭。反笑。

舞浩歌謂之鬪屍。次年聞杜鵑聲則舉家哀哭曰：烏猶時至，親不復來。

洞苗在天柱縣屏二屬，擇平坦近水地居之。種綿花為業，男子衣與漢人同，多與漢人傭工。女人代藍布角巾，穿花邊衣裙，所織洞帕頗精通。漢語聽約束。

箐苗居山箐，在平遠州屬。種山糧為食，男女衣服均自織。

矜家苗在荔波縣，十月晦日祭鬼為節。男女均以藍花帕蒙首，未婚者其帕稍長。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之。及生子後，方歸母家。名曰回親，始媒媒妁通聘。

桐家苗在荔波縣，衣長不過膝。每歲首，雜魚肉酒飯聚盤歌，擇

居家水善種棉，自紡織。男子雖通漢語，不識文字，以木刻為信。

水家苗在荔波縣，自雍正十年由廣西撥隸黔之都勻府屬。男子好漁獵，女子勤紡織。有水家布之名，楠裙短衣，四圍俱以花布綴之。每歲首，男女成群，連袂歌舞相歡者，遂為婚姻。

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二屬，有黑白二種。結尖頂髮，婦女長衣無裙。親死時殮之，葬亦用棺。歲暮卜之吉，則延親族至墓前，以牲酒致奠，發墓開棺，取枯骨刷洗，以白為度。用布裹骨，復埋。過一二年，仍取骨而洗之，七次為止。遇人有之病，則曰：祖先之骨不潔，取骨再洗。所謂洗骨苗是也。近今禁戒漸止。

白額子在貞丰羅斛二屬男子梳尖頂髻如螺女長衣無裙其俗與六額子同但祝鬼而不洗骨

丹家寨在思南府之沿河司好漁獵與蠻人同

九名九姓苗在獨山州州屬性狡而悍每多假捏名姓喪英婚事殺牛聚飲醉必相鬪輒及干戈受傷者納牛以誨和婦女以種山為業俗與紫薑苗同

爺頭苗在古州下游亦多有之與洞崽同類皆黑苗也性喜戰好鬪耕以鐵犁人力為之不用牛每歲冬月朔日為大節婦人習俗編髮為髻近多銀系扇樣冠用琵琶長簪綰之耳墜雙環項圈數圍衣短衣以五色錦鑲邊姑之女必適舅之子聘禮不

能措取則償於子孫倘外氏無相當子孫抑或無子姑有女必重賂於舅謂之外甥錢其女方許別配若無錢賄賂於舅者終身不改嫁也

洞崽苗在古州先代以同群同類分為二寨居大寨為爺頭小寨為洞崽洞崽每聽爺使喚婚姻各分寨類若小寨私與大寨結婚謂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則聚黨類盡奪其寨產或傷命其俗善舟楫

八寨黑苗在都勻府屬性獷悍女子以五色布鑲衣胸前綉一方護之謂之遮肚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以牛酒致聘出嫁三日即歸母家或一

白額子在貞羊羅斜二屬男子梳尖頂髻如螺女長衣無裙其俗與六額子同但祝鬼而不洗骨

丹家王忍与子之古可丁子魚荒且令人同

蜀面秀有丹姓世為土司開始封自明平蠻所毀也房部皆近豎不心沿河司或其管下慎以為丹家重也

多假捏名姓喪英婚納牛以講和婦女以

種山為草化與紫薑苗后

爺頭苗在古州下游亦多有之與洞崽同類皆黑苗也性喜戰好闢耕以鐵犁人力為之不用牛每歲冬月朔日為大節婦人習俗編髮為髻近多銀系扇樣冠用琵琶長簪綰之耳墜雙環項圈數圍衣短衣以五色錦鑲邊姑之女必適舅之子聘禮不

能措取則償於子孫倘外氏無相當子孫抑或無子姑有女必重賂於舅謂之外甥錢其女方許別配若無錢賄賂於舅者終身不改嫁也

洞崽苗在古州先代以同群同類分為二寨居大寨為爺頭小寨為洞崽洞崽每聽爺使喚婚姻各分寨類若小寨私與大寨結婚謂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則聚黨類盡奪其寨產或傷命其俗善舟楫

八寨黑苗在都勻府屬性獷悍女子以五色布鑲衣胸前綉一方護之謂之遮肚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以牛酒致聘出嫁三日即歸母家或一

平半載外氏向婿索頭錢倘婿無力措辦則將女改適有婿女皆死者向其子索之名曰鬼頭錢

清江黑苗男子以布束髮頂戴銀圈大環耳墜着寬褲男女皆跣足種樹木與漢人通商來往稱曰同年愛着戲箱錦袍漢人多買舊袍賣與之以獲倍利未婚男子稱曰羅漢女子曰老倍春日晴和攜酒食高岡男歌女和相悅者以牛角盛酒歡飲奔而苟合男子生子後乃曰有後人方事耕作也

樓居黑苗在八寨丹江男子耕種性剛而憨婦人以羊角縮髻愛居高樓人死殮而停之為期合寨共卜吉以百棺同葬公建祖祠名曰鬼堂其地什物毫不敢犯犯之以為不祥性最信鬼愛養牲畜人居樓上畜養樓下

黑山苗在台拱古州清江三屬以藍布束髮居深山窮谷不事耕作每以擄劫致富能卜茅草卦預知吉凶今安戢矣

黑生苗在清江屬性凶惡訪富戶所居則鉤連惡黨明火執杖劫而奪之自雍正十三年改漢人服今亦守法

高坡苗在平遠黔西等處著黑衣喜種山林婦女以木板尺許縮髮內故又名頂板苗婚姻苟合男婦善染力耕作勤紡織平伐苗在貴定之添新營

黑种家在清江屬廣植樹木為業其寨多富與漢人來往熟識可央隣近富戶作保出樹木為本合夥生理或借貸經商無不

應付倘不能償不妨直告其故卽致虧折可再添借倘被人製
騙又不能出外追討則訪原保祖墓掘取骸骨而去謂之捉白
放黑又謂捉白罵黑使原保之子孫拘查掣騙之人追借項贖
取骨所有隣近坟墓常受其害今設以保甲此風息矣
清江狎家台拱有之婦人耕勤男子頭纏紅布腰佩大刀聚堂
出寨捉拏過路孤客將長木為枷枷進寨內索取財物名曰贖
身錢前如不給者終不能脫多受害者近今嚴懲畏法者不敢為
也

里民子在貴陽黔西大定清鎮等處男子多貿易婦女穿細耳
草鞋勤儉耕作閒時則紡毛布作衣愛養牲畜常帶入山作活

每歲節與漢人同

白兒子在威寧及滇省有之各有宗族男人多漢人風女人猶
苗俗漢人多贅苗女為家生子後仍歸漢者故名白兒子也

白龍家在大定平遠二屬衣白衣入山採漆售於市凡物皆背
負婚頗循漢禮

白狎家在荔波縣男子頭狐尾以耕種為業女子身小而且多
慧穿藍色衣細摺勾雲裙紅綉花鞵脛帶銀圈五色布花褲每
孟春擇平堪豎大木一空其中名曰巴槽男子各執竹片擊巴
槽其聲響似鼓鳴曰打罽又曰同耍凡同耍男女把罽相戲父
母在旁觀之以為樂有漢人通苗語者亦與焉未婚苗女故多

終不能脫下似有行旅二字如外語
原在失脫

應付倘不能償不妨直告其故即致虧折可再添借倘被人製
騙又不能出外追討則訪原保祖墓掘取骸骨而去謂之捉白
放黑又謂把白罵黑使原保之子孫拘查掣騙之人追借項贖

害今設以保甲此風息矣

出寨捉拏過路孤客將長木為枷枷進寨內索取財物名曰贖
身錢前如不給者終不能脫多受害者近今嚴懲畏法者不敢為
也

里民子在貴陽黔西大定清鎮等處男子多貿易婦女穿細耳
草鞋勤儉耕作閒時則紡毛布作衣愛養牲畜常帶入山作活

每歲節與漢人同

白兒子在威寧及滇省有之各有宗族男人多漢人風女人猶

苗俗漢人多贅苗女為家生子後仍歸漢者故名白兒子也

漢俗罵笨人多曰蠢兒子差指其人為蠢也
王制屏之遠方西曰楚說文捷為善美也
此字似訛原在亦作白按記之

二屬衣白衣入山採漆售於市凡物皆背

男子頭狐尾以耕種為業女子身小而且多

慧穿藍色衣細摺勾雲裙紅綉花鞵脰帶銀圈五色布花褲每

孟春擇平堪豎大木一空其中名曰巴槽男子各執竹片擊巴

槽其聲響似鼓鳴曰打罷又曰同耍凡同耍男女抱膏相戲父

母在旁觀之以為樂有漢人通苗語者亦與焉未婚苗女故多

與漢人往來名曰外郎俟女正配有夫婿以苗布一二尺謂曰斷即禮即不能再往

土狃狃在威寧州男子披草為衣專與裸攤雇上每用油燒熟捺足故入山如猿猴

鴉雀苗在貴陽屬女子以白布鑲胸袖裙邊最喜居山種糧為食親死擇高山為佳壤其言語似雀聲故名鴉雀苗也有事時在官惟聽鄉老之言

葫蘆苗在定番羅斛二處性凶暴連羣聚黨專以搶劫為業不事耕作今以法嚴亦守分矣

洪州苗在黎平男子與漢人同勤耕力作女善紡織棉葛巾布頗精細多售於市故有洪州葛之名

西溪苗在天柱縣屬女子短裙不過膝以青布纏腰未婚男女攜盃相聚而戲愛者約於野歌舞苟合生子後以牛過聘焉

車寨苗在古州男女多藝業女工針指未婚者於曠野月場男絃女歌最清美與諸苗不同相悅者自為配合亦名為跳月此種乃馬三寶之兵敗落六百名聚此贅苗家故有六百戶之稱生苗在台拱凱里施秉等處多野性所食喜生物即魚肉亦以微熟為鮮美故名

黑脚苗在清江台拱地方男子短衣大褲頭插白翎出入三五成群持鏢帶刀以搶劫為能凡作事以二螺螄置盆中觀其相

鬪以下吉凶每多應驗呼曰軍師婦人夫死不能再嫁如男不行搶劫者有女則不嫁之今亦知畏法矣

黑樓苗在古州清江八寨等屬隣近諸寨共於高坦處造一樓高數層名聚堂用一木竿長數丈空其中以懸於頂名長鼓凡有不平之平即登樓擊各寨相聞俱帶長鏢利刃齊至樓之下聽寨長判之有事之家備牛待之如無事而擊鼓及有事擊鼓不到者罰牛一支以充公用

短裙苗在都勻八寨男子短衣寬褲婦人衣短無衿袖前不獲肚後不遮腰不穿褲其裙長只五寸許極厚而細摺聊以蔽羞採紫草以營生性嗜酒醉則常卧山凹隆冬浴於溪澗且云可

獲
但應作獲

以助暖

尖頂苗在貴陽府屬男女梳尖頂髻每仲冬朔日為大節夫婦耒耕刀作

郎慈苗在威寧州屬其俗更異婦人產子必夫守房不踰門戶彌月乃出產婦則出入耕作**楷**飲食必供夫乳兒外日無暇刻父母將死俟氣初絕時將首扭向背後謂曰好看後人今則此俗漸改矣

背
在是狀
誤

羅漢苗在八寨丹江男子戴狐尾披髮於後最敬緇勒佛每三月三日男女攜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食煙火似有寒食禁火之意

六洞夷人在黎平府屬短衣色裙細花火屨未婚男女翦衣換帶為憑卜吉嫁之隣近女子織藍布傘往送名曰送親連袂歌舞至男家飲唱三晝夜攜新婦同歸母家新郎每夜潛入婦家與婦同歸及生子方過而歸夫家母家以苗布數疋為嫁資女則紡織勤勞男亦多讀書識字者喪葬禮悉與漢同

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聞有板刻存藩署今無存至田山疆黔書舊有三十種茲圖說較山疆為詳惜其言不雅馴擬暇時再為潤飾成文

買賣二字類例

朝夕供俸稍不厭其欲必為害甚有破家亡身者秋間苗婦携布袋買刺黎與小兒食多中蠱者久為群兒識破賣時光呼而問曰中有蠱否答曰無則不為害矣仲家子畜者尤多

黔俗家有病者婦人以米置雞子於上蹲門而禳之名曰叫魂不愈則召端公祈禱端公亦道士類作法與演劇相似衣服亦號行頭且有選少年作女装為神仙者觀者若狂殆亦巫覡之遺風歟

黔人婚娶新婦至即拜堂新郎即往謝妻父母三日新婦母來看視滿月回門夫婦同在外家宿

余自黔回京壬戌回平涇縣朱蘭坡學士琦見所記黔中志來

六洞夷人在黎平府屬短衣色裙細花火龔未婚男女翦衣換帶為憑卜吉嫁之隣近女子織藍布傘往送名曰送親連袂歌舞至男家飲唱三晝夜攜新婦同歸母家新郎每夜潛入婦家與婦同歸及生子方過而歸夫家母家以苗布數足為嫁資女則紡織勤勞男亦多讀書識字者喪葬禮悉與漢同

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聞有板刻存藩署今無存矣田山疆黔書舊有三十種茲圖說較山疆為詳惜其言不雅馴擬暇時再為潤飾成文

苗婦畜蠱者多得財蠱多必須嫁之或月一嫁焉不知者往往於山僻小徑拾得金錢衣色之類取之歸而蠱亦隨至至家則

買賣二字顛倒

朝夕供俸稍不厭其欲必為害甚有破家亡身者秋間苗婦携布袋買刺黎與小兒食多中蠱者久為群兒識破賣時先呼而問曰中有蠱否答曰無則不為害矣仲家子畜者尤多

黔俗家有病者婦人以米置雞子於上蹲門而禳之名曰叫魂

規作法與演劇相似衣服亦

仙者觀者若狂殆亦巫覡之

仁謝妻父母三日新婦母來

丹以都荔清古一帶苗習口氣者心有邪思則其人

中邪矣賜必寒熱大作或如醉如癡淚竟灑其面者或託出

春人命活之一見即愈凡過道中及路旁客店有忽立側

凝眸而視或首媽然者是也急將此心收攝亦不中邪也見美

色而心竊則難免才口氣美又凡行苗地人家自大門至內室上下四

壁皆港生毒瘡者即衣盡之家即以此房古老古撲雖者為不飲害若

飲食必說古器古人事語為修通破也

余自黔回京壬戌同平涇縣朱蘭坡學士琦見所記黔中志來

草葉題以長篇且送余視學浙中閱二十年蘭坡掌教吳門以
 所刻萬卷小齋詩集示余重見是詩不第作今昔之感其詩
 亦足為黔生色也錄於記中者非以題茲記重也為黔故錄之
 也詩云太史陳詩古有訓觀風往猶軒來隨時載筆博尋訪
 留傳後代為明徵牂牁舊城荒極遠欲據簡極嗟難免蒙喬先
 生近持節原註曰更著錄乃以黔書稱細及禽魚鉅疆里羈縻藉
 可擊長繩其中閱歷各殊異豈尠聞見堪加增星槎到處易攜
 取准陰學士當年曾無多卷帙辭創獲試校志乘非因仍苗撞
 種列八十二像繪較若分淄澠圖功救安念尤篤守吏莫漫荆
 舒懲馴安故俗迹使易何妨尺土皆峻增駘六郎即蒙

名惜未歷遍微靈燕芥冊收藏忘珍物補苴且佳他人承平生
 撰述不擇地朗抱入鑑漸江微昔越中甄才藪借資領袖君
 其膠搜文考獻倘閱意譬彼鱣鯉蚤歸罾辟雅左右但驅使倏
 看竹素盈行滕陳編媿我久踰伏斤鴟那敢追搏鵬名官職
 奚可羨合任下上如風鏗顧惟孤悵獨傾注山水嗜已成痼癢
 快君此去清賞得堤近白傅台嚴陵偏於倥偬覓間暇策杖犹
 砍天台勝竭來招採宜倍富吉金樂石拳拳鷹鴻聖卻憶潯陽
 岸竟等晉楚車却勝車笠宿盟幸勿忘寄荆先付鈔脊騰一篇
 跋尾兼叙別長勺再鼓吾差能

蘭坡又題余所繪黔山圖詩曰洞庭彭蠡間古苗多根蟠三危

既正叙地合憐洩桓胡為速後世窟穴仍叢攢當由竄其君節
戶原未彈久之遂遂行完田粗能完牂牁種逾繁敬若星羅盤
遺兵六百人乃以他族攔漸成鬼方俗荒陋伴犴豸正朔斯率
遵蠢彼猴而別跣足躡芒屨趨提升嶺屹於中別生熟畢竟榛
殊蘭大都寡恩情親死昧置棺舉尸焚諸野歌唱相追歡枯蛻
卽埋瘞恆出除垢癥茶中推牛屠肉供饗餐迨夫羹子女鵠
血偏汎瀾乞誠真瀉顛越吁可歡馬即事尤醜絲草私聯繫一
跳月樂吹笙誰克懲淫奸惟宋家茶家聊作剋楚看居喪飯禩
粥泮水榮袍綸餘者頗力耕倉廩新木攢谷菌織賣布青舂綉
齊絜始知同食息婦循良非雅斤斧毋據持輕擊髀與翫衣被

但妨患庶免踰置羅前明神燾時構禍開楊應安邦燭熄幾何
年果否忱翰丹

昭代極光被西域邊疆寬况此犹腹內奠定應如磐乾隆歲旃
蒙妄尔群揭竿吾宗有英傑謂慶錦公入陣披忠肝禍有塞殞身迄
今垂悲酸

廟謨靖紛淆崩角皆壺箠將永弭厥釁勗哉親民官柔惠宜使
懷并屢勿凋殘德威宜使畏文往勿扞干守土嚴且靜澤浹心
絲寒熙熙春台登那致湯沸滄慕思似蜀相銅鼓聲留灌君昔
駕輶車若曾曾負簡採風徧蠻鄉囊筆隨吟鞞魁形并詭習一
一歸雕刻譬益緝山經目睹無夸謾動念閑

國計飛鴉文翔寓蓋當職貢因拜于呈
朝端他日著勲業名足參范韓緊余苦株待幸獲浚旁觀繙笑
重推詳塗履痕初乾奮烏壯志起遐壤封沉丸

黔記

山陽李宗昉芝齡

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李定國治兵相攻可望降吳三桂自四川
進兵貴州四月克遵義五月入貴州糧乏兵疲還軍熄烽熄烽距省
百三十里屬修文縣與開州倒沅水相去甚近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沅水六月水
西今黔西州宣慰司安坤蘭州宣慰司奢保受降七月還遵義定國
部將白文選以三桂退保重慶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
十月大兵分三路既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
令初三昇出中路僻雞公背而出東路扼黃草坝十一月三桂
還遵義進兵白文選退保七星關十二月三桂敗文選兵關地

險峻前臨麻哈江兩所石壁陡峭僅一小木橋可度其南岫石
城木柵遍排巨礮種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可攻乃由水西至
西溪河得捷徑至以烈凌晨渡關可流之天生橋抄出文選背
文選兵津潰至烏撒今威寧州可渡河入滇之道定國將馬寶後降守可渡
河文選敗走寶與俱奔時定國軍盤江永寧州地入廣西毗連江城泗城
土官岑繼祿遵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十六年三桂入滇
康熙三年水西土酋安坤謀反初坤既歸命有常金印者自云
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寧倪生龍丁調鼎李
化龍等至阿堵半場言海上已立新君國號平順晉王李定國
尚在諭令起兵坤遂聚眾數萬以升如鼎為總統通貴州土司

羅大順等約共取雲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能熊本江西羅聯
為孫可望所敗遂六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失散劄付總兵沈
祝髮水西可卜河應時獲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分兩路進討三月自率滇師
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令總兵劉之復駐兵
大方遏其衝逸檄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
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期首尾夾攻而檄文誤書六歸為陸
廣於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於陸廣鎮以西
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絕外援不至
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益勢益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
遣人偵黔營虛實為本深所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為鄉導鼓

穀
應作擊

勇進兵副將白世彥手斬夷目以罵於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
既斬夷衆遂潰總兵李如璧亦率精兵直入西路兵始合為一
既敗之於阿作峒又敗之於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紅岩峒坤
率其妻祿氏奔弄箐由烏撒至烏蒙烏蒙不納坤遣漢把會徑
徑賁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擒坤於大方之約箐十月
又擒皮熊於烏撒皮熊時年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絕
食十五日而死水西平三桂請建郡疏略云水西志號羅甸鬼
國相傳始自唐堯明王守仁辨為倣衆遺裔至漢津大厯唐末
元明之世日益強大諸郡莫不凜承順旨於滇為咽喉之病於
蜀為戶牖之狼於黔為腹心之蠱毒明天啟年間宦長安邦彥

構難發端遂因黔一載城中殺人為食市坊壘骨如山酋首西
牧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
坐井中聲氣經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問間道粵西往
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先後
二十年竟未能克今者渠魁既繫黨羽全芟設流制之請得陳
之議照滇黔十郡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生苗皆部落故
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為郡
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之一計即黔之為
省亦得其稍展幅員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查水西地有
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數十州縣但恐經大

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可先設三府以試其治。擬將隴勝的都
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為府。建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勝架
勒四則溪設為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其流官知府。悉隸貴
州布政司原設。今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
該道改為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水寧赤畢等衛。駐劄比
喇。比喇一府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再所
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水西為稱。宜改新名。三桂既載南昌
劉建庭聞錄。其書未刊。傳寫多訛。舛脫漏按。貴州志康熙三年
安坤與烏撒土知府安重聖謀反。討平之。以水西十一則溪地
設三府。以大方為大定府。木勝火著架勒化各四則溪屬之。以

以水西為黔西府。則窩以着雄所三則溪屬之。以比喇壩為平
越府的獨朶你。要架隴勝四則溪屬之。則溪羅鬼語猶華言唐
之州。宋之軍也。改烏撒為威寧府。

錢邦芑字開少丹。徒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既由粵至滇。滇
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三桂子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
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
所耳。吾兒正墮其計矣。命亟釋之。

癸丑年三桂反。十二月貴州兵譚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能支。
謀東扼鎮遠。初八日至鎮遠。知府張維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
命令。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者。以考試懷恨。力勸

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曾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遂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縊于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死兵部郎中黨古里戶部郎中席蘭泰戶部員外薩木哈兵部主事平桂先在貴陽為三桂夫馬芻糗備反聞至黨古里等馳出赴京上變為桂先不及行與筆帖式薩爾圖俱為李本深所害三桂至貴州以本深為貴州總管大將軍巡撫曹申吉先削髮道召見與潘超先張文德等俱以原官用次年正月至鎮遠

三桂死吳世璠僭號至貴州舉會試以陳循為一甲第一人循修文人

四川提督王之鼎援永寧賊眾我寡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賊以火藥轟城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殊酌昇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北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王永世劉奎傅汝友副將楊玉虎傅富游擊陳田陳先鳳兆藏保劉應科從征廕生潘濟世從征立功陳應科十二人

二十年世璠還雲南大兵鼓行而前偽將軍韓天福拒戰平越敗績世璠遂遁偽大學士郭壯圖遣線緘援黔拒戰江西坡提督桑格前鋒陳珩中礮不能軍將士損傷過半大敗其實與賊未交鋒也江西坡山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山險以眾迎戰我師見眾出即驚潰蔡毓榮遣紅旗督戰

衆崩不可止紅旗亦不返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於賊者十之二三顛踣死踐踏死捷足者先奔奔者繼至謬謂追兵自相格鬪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犁鋤間往往猶見白骨也是役也我兵雖挫諸軍繼進者日衆線緘不能支棄險西走偽將軍何繼祖等扼黃草壩以守而征南大將軍賴塔偕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連護軍統領額里副都統洪實錄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由泗城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

王四者吳商也恃三桂勢在貴州所為多不法總督甘公治其罪逐之出境盡反所奪廬舍子女三桂不能留也以上七條載

以上字整似宜旁
寫或另行

庭聞錄

蔡毓榮平南紀略載其統兵入黔也曰康熙十九年丁丑賊望風宵是我師會次沅州廣樹先聲徧為招撫將略思南徇同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頭出思州奪老烏溝以乘勝入黔而群賊力守鎮遠夫鎮遠固黔中一咽喉地也駐沅以來糧充器銳士馬飽騰十月甲午師次周倉坪賊憑高恃險抗衡如舊丙申兵分三路一由秀地取石卷岩門一由鎮遠縣旁出攻其腹地而予帥官兵正擊其面賊不能支是夜漏下五刻各亡命去我兵追殺過由柞關偏橋至興隆而止壬寅師次重安江癸卯進清平近地賊營聞風解散十一月辛酉全師駐貴陽先鋒抵

安順惟鐵索橋江勢激流巉岩層立浮渡萬難賊焚橋負岨以
冀復振已已我軍飛渡仰擊大敗賊兵所謂要害之處成我有
矣行師至此我馬疲敝稍為養息二十年師至安南至沙子哨
與賊大戰於江西坡轉鬪而前得臘茄坡賊敗走收新興普安
其諸郡縣皆歸順

成寧多鉛廠舊礦產鉛不旺且每歲夏時中多積水車戽之費
較昔日增又從前官鑪不足則買商鉛以補之商先領官本從
容繳鉛頗以為利故樂於輸送今則發價漸少輸官之餘無多
利息商鉛可買者稀官鑪所得不足使公項盡歸實用猶患費
用之繁倍出半入而奸胥蠹役欲借開廠為名飽其私橐者更

甚於前運務之壞較然可觀也每歲四運京鉛一運楚鉛恐其
弗給勢必議開子廠但此事非可促辦向來產鉛之地土人視
其可開具呈報州縣官批准令其自備資本開採一年有効然
後州縣官申報官辦一年有効然後申請領官本經理必三五
年乃有成局如未開之地聽商人言其有鉛可採遽發官項與
之則一年不效或不甚旺便以倍累巨萬州縣官豈肯為之即
富商大賈其利取之途甚多亦不樂於一試也故子廠之說亦
屬迂緩難行誠使司事者能以數萬金之美鈔不肥已囊嚴禁
吏胥家人侵漁諸弊於現採之礦設法經營實力辦理多招商
人擇其可信者先發官本令其陸續交納則於運廠入礦不深

可省脚費亦無屏水之勞仍聽商民自報自開悉如舊制多一處不為無益但目前所急者不在此耳

鉛廠中亦多可怪者商民開礦視其命運有見鉛苗并得其穴而勞苦經年費用巨萬而無得者礦中或沙或水開閉不常此亦陰陽之理不可測耳有富者買一山鳩工開鑿入其中無有也視其苗則秋必得之是以罄家貲親往督理貲盡矣乃持錐向石而咒曰我為汝亡家今與汝并命矣錐落石破而鉛出就其穴探之復其財而穴乃罄又有兄弟二人共開一山者山有兩穴其弟先私開之一有鉛一無鉛乃與兄鬻兄得有鉛者夜半往掘取其鉛置己穴而以己穴之土石置兄所鬻得處既

開礦弟乃揚言曰兄之穴皆土石願以弟所得者讓兄也兄曰吾與弟均耳弟曰否遂互易其礦及開數日兄礦益旺而弟竟銖兩無所獲

每鉛一爐或白金一塊或數錢或一二兩啟爐時工人必合聲痛詈曰汝速死汝速死詈不絕而啟之則一餅躍出弗詈則無所得金之畏詈乎好詈乎雖有智者莫能喻有故也

興義守某有婢死而埋之數日過其處者聞棺中有哭聲走告某守出之復活

永寧州署三堂有鬼蓋州牧某杖斃其妾婢三人瘞於堂之後每至崇今州牧別為室數楹於二堂之東偏以居而以三堂為

驛館過客宿焉。知者多移宿於城南二十里之新鋪。然其地湫隘不可居。余往興義去來皆往州署僕輩畏甚。點燈後俱逃往主人閤者之所。與余幕友李鄴芸楊擴掄飲酒縱談至更餘就寢。天明乃起。毫無所見聞也。堂三楹。余獨寢東一室。軒卧如常。而李與楊同處西偏。竟夕不能寐。

藩署修屋毀舊垣及半。得瓷盆一。欽其邊之半。安置甌土中。盆貯茶油滿焉。莫測所由。遂入止不毀。夜有宿其旁者。燈下見巨鼠一。自背至尾皆油沾濡。就盆缺處刮其油注於盆。畢乃去。少頃復來刮如故。乃悟垣中舊有一盆鼠。每夜就油餅以身油漬來刮之。蓄以為糧者也。福方伯親告余。余謂此鼠智則智矣。顧垣已毀而猶不知。又何其愚也。

省城一女子。父母役不嫁。豪俠善騎射。獨處一室。時或反鍵其戶。匹馬男裝遊湖湘間。人不識其為女也。數月歸。則閉戶不出。精於刺綉。得遊貨則又躍鞍出郭。不知所之。幕友李鄴芸為余言。鄴芸曾見之。隣居不敢與言婚者。亦不知其姓。

貞豐羅斛丹亭皆多障氣人。病瘡者多死。江西之賈於羅斛者。必經三瘧乃可保有賈。某姓已十八病矣。

俗稱妻父為泰山。以有大人峰也。因此遂稱人妻為泰水。更可噱者。謂人妻父為坵坵。妻母為行潦。黔中納寵者。母必以隨以來。久則驕恣。詬誶之聲不可聞也。試用令某在黔納姬。其母頗

悍時為所窘。今與余善。余於端午日在黔西道中。過驟雨山水。陡至。幾被漂溺。及返會垣。今迎於道旁。慰曰：別來無恙乎？余曰：惟天中節為行潦所虐耳。今大笑。

黔人生小兒多寄人為乾子。呼其義父曰保爺。至有寄於巨石者。於石上鐫其兒名。呼之曰石保爺。

諺云：清平豆腐楊老酒。黃絲姑娘家家有。清平縣豆腐尚佳。楊老土司城有白石數枚。立於城南。頗奇峭。而酒則甚薄。黃絲去平越四十里。為官路所經。有數百家村落。較他處略整潔。而當壚冶艷。殊未見之。蓋風化之轉移久矣。

諺又云：大定水城女如花。黔西兒郎賽過他。畢節姑娘家。好。

惟有威寧苦蕎粿。苦蕎粿者。言以蕎麥麵為粿。言其黑。威寧地瘠。人皆食蕎。故云。

鄒小山一桂。自作楚黔山水畫冊。筆墨精妙。題句皆闕考證。難公頌詩云：山行震震是晴天。牛背兒童帶雨眠。此日青疇喜露足。數峰烘出米家顛。誰將潑墨嗣前蹤。遠近煙蠻試淡濃。我是九龍山下客。短歌多半雜吳儂。汕碧潭即城南甲秀樓詩云：休誇碎棘

自唐蒙

聖代車書夔粵通。陶逕娛賓聊暇日。庾樓成唱續高風。捲簾花色三秋候。憑檻霞光萬嶺中。試誇雙虹看題柱。袞衣今日正思公。樓前有鐵柱記。西林相公平蠻績。朗照如君真月鑑。餘波贈我亦天紳。偶於

誇
在作誇

在作

黔地歌三疊并想臺少燕一人薄宦自憐增白首亂山猶喜隔
紅塵回瞻帝闕無多別遙約梅花綻早春戊午九日登甲秀樓
送阮玉試卽依贈韻
照壁山云山勢裁成幅帆開未見舟遊人常面壁落日好登樓
萬井容窗隙千峰插紫頭率然環雉拱卓爾畫扇秋拂蘚尋題
句憑欄恣遠眸嘯空宜舞鶴飛杖欲乘虬新月城笳動疎鐘梵
唄幽歸來衫袖重攜福上鳴騶題東山十二景和潘椽亭元韻
八首云青歸楊柳枝紅入桃花面獨有歲寒松春來自不變躡
閣上層巔忽然身入海擬作幻蜃觀洶波成變黓山居看朝日
飲露還餐霞蔚然藍幕間瀾漫垂天雨來來聽其鐘風度有餘
響銅鼓本聲千秋自靈爽卓立一屏開螺黛千松點蒼翠佛

頭深紅塵豈能染深柳亂紅橋滄波挂天影何來南海潮吹上
西風嶺翠竹蔽蒙茸白雲穿窻窳提節入竹行清風散炎敵龕
火猶未明梵唄生靈室庭樹何蒼々回頭見落日石仔云孤標
凌太靈受氣交霜雪叢木不能附點綴辭一切稜稜表寒谷子
孑挺高節山為仁者樂毋乃太勇決那知堅壁中泉脈出自穴
靈中涵智水流潤生膏澤外樸內文明此圖可觀易豈徒誇石
筍椽筆書天闕白水河云吾吳富水黔富山有山無水山不活
深林祇覺嵐氣重多穴饒與孤兔窟十里一窟泉五里已成渴
涓涓伏流山草沒縱有清駛無人撥轉固忽聞萬馬聲荒山鐘
鼓何鑑鑄酌遙看始見白一線匹練畫暴妖虹橫雨旁水氣浸石

辟濺跳翠玉煙霏輕天紳長垂不可卷白竟歸壑山風鳴觀瀑
亭中頓忘之馬鬣僕飯進行旌山靈怪我笑枯渴獻此血脈流
其精華峯蟻穴昔曾到莫炫怪異欺先生飛雲岩云黔中跬步
皆嶺岼籠煙接霧如星攢連晨陟降度征鞍苦對童卓無奇巖
茲巖復豁誰所刻流膏乳出肺肝淋瀝瀉狀千般虎豹蹲立
立蛟龍蟠青虬玉蛻牽素鬘蓮花倒放零露溥旌幢華蓋何靡
曼一峯參禮對面看檻外珠玉飛來湍月潭踈磬應谷寒松杉
百道清蒲團我遊心曠足力酸怪此山破精神完山增常住無
驚歡其相非相隨人觀相見坡云偏橋東相見坡行人聽見
苗子歌吹薑大踏月皎皎搖鈴暗拍聲鳴鳴前坡草長苦雅務

田山蘊黔書雅務苗言難行也後坡石滑愁商訖言放阿字苗呼呵交飲酒在

前唐阿蒙呼互雞坐也方陟巘回頭相見不足奇去去忽然還

對面山坳固麥吃飯謂趁泉流山前果笕行路謂人不休鷓啼

鷓啼蚤風秋辰溪云凹字城頭丁字溪沿溪水閣亘高低朝來

盪漿和風裏不是桃源亦自迷一路花枝間柳枝客來剛是早

春時好山只合船頭看若在城中恐未知幫洞云三湖在海表

風烈不能舟秦皇覓不見漢武將烏求物理近可譬此山即神

洲鴻濛未歸壑激盪成雕鏤一朝變桑田陸海膠浮鷗宛如白

蓮朶出放含清秋上結寶花台疎磬鳴松秋得非胡公宅如此

邀浮邱盤旋轉蝸舍往返周華不蜂腰附蟻蝻蝻領飛蟬對

岼立鋒戟射纓曜兜鍪湯湯濯古礎底柱滄溟流雀蛤以時變
夔蚺憐其儔安知吾不化鼓翅隨莊周天柱縣云喜得兒童滿
手誇遍山穠艷勝桃花似應急延風春燒瞥見波明誤晚霞別
有洞天開絳帳始知黔地盡丹砂遐荒近得陽和溥萬芴參雲
耀日華自註天柱雉堞皆樓水通楚澤春夏間鶻花四面青山
四面樓一樓高出衆樓頭雨餘遙見清江路欲趁長風駕兩虬
喜得齊雲倚日開不愁前去有崔巍何人便說南天柱我亦蓬
山頂上來雪厓洞云剗崖營傑閣突兀傍城隈曲磴盤雲上朱
櫺耀日開遠煙清瘴嶺秋色在樓臺隱約聞笙鶴仙人自去來
元洞何年闢穿幽透碧穹暗苔侵古佛落木響晨鐘壁淨塵難

到龕深膝可容有人誇白雲題詠最高峰辛酉秋深又當瓜代
諸公設餞於此又題云着破登山屐朝來得勝遊雉環千堞凌
虹護一流溪漁艇晴波暖霜楓落照秋碧雞何處覓咫尺是丹
邱筇竹枝為友牂柯月是家六年邊地客一席小春花倚檻臨
清瀨停杯看落霞送程歸計雁萬里愧星槎序云一桂以雍正
乙卯奉命督黔學隆冬就道逾大河歷江漢朔風欺鬢未暇觀
覽丙辰春抵湖南泛舟沅江柳花爭媚沿流峭壁頗覺動人乃
稿而寄之俟暇欲為圖以嗣粵遊之冊既入黔則萬山穿雲岩
壑厓洞稱奇勝者不一而足顧以巡試匆匆未暇及戊午冬期
滿作楚黔十二景一冊友人爭題之方伯雁門馮公見而攜去

再索一觀不可得嗣又蒙恩留任三年重經所過如舊知然遇
欲圖之卒無其隙壬戌還京師從禮垣涼秋夜直宮漏方永靜
憶在黔六年披荆涉險如在夢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乃追而
圖之得景十二幀譬如夢醒說夢而誕幻不妨姑聽也嗟乎卽
以山水論圖中所列者可謂旁人未語竒特如圖中者豈少哉
不遇知己過而輒忘已爾在山水固無求亦無憾也然人不觀
山水山水日起而觀人人之往來於黔山者豈少哉是冊也余
將以之為伯牙焉故題之曰山水觀我乾隆八年七月既望錫
山鄒一桂書於獨樹軒小山此冊於道光三年為卓海帆少京
兆所得海帆觀余黔中記遂以贈余因全錄其冊中詩文以資

考證

黔記卷四

黔記後序

蓋聞輜軒采風皇華備五善之義山川具說大夫擅九能之才
顧有書與金繩多鴻彥所未識難得圖明鏐冊與衆胥而等詳
芝齡夫子於癸酉歲督學貴州成黔記一書二首六身異徵文
於形象八蠻九貉符紀要於職方山海神異之經同資小說歲
時風土之記足廣瓌閩削古緝今洵有合於太史陳詩之道攷
靡莫之地三危奠其居據烏撒之隅七星扼其要元明以來草
昧初闢我

朝定制幅隕以恢聲教被乎流沙九州同列化治浹於甌脫五
服咸歸訓方懷方有誕粵之文德疆索戎索無羈縻之權謀形

勝險隘可用而不可恃也。戶口繁富可聚而不可散也。風俗驕悍可教而不可逞也。物產苦窳可樸而不可華也。於是隸之以版籍重之以軍防養之以農桑申之以學校屏翰旣樹荒徼斯馴二百餘期西南敎定揆諸前代蓋所罕聞且夫深維治變者國家固本之說也稽考利病者志乘紀載之實也。葦籬藍縷捷荆楚以示威蠶叢魚鳧開巴蜀以益地。莊躡柁船之策始於入滇唐蒙鑿空之謀因而置郡取二衛而歸統制控四省以重藩屏東則銅巖潯溪崆峒此嶠分八濟沅相為間阻西則赤虺蟒山蜿蜒嶸峴南則盤江索嶺大川鉅險老鴉哈馬巖閣重固扼持上下如鑠鑰焉北有烏江瀉瀑揚濤西望峻峙秀潤參天廣

袤一千六百餘里區域形勢實居天下要害之最至若歷倒馬坡玩犀牛破石辟有影霜鐘飛雲聲蓋覆乎聖泉金橋洒夫夜雨黃果入市衣有雪而猶輕白田聽鷲仙無樓而不譎釣雙明之鯉澄潭急青喧官屏之蛙方池自碧松橫牟珠之洞石乳凝而蓮座開樓高相竇之山金鏡明而銅牛伏石鑑石雄鬼設神施柳泉柳池波譎雲詭安順井潔煮胡麻而飯紅城寧水香映葡萄而珠綠聳甲秀於天半來華巖於西峙高真啟觀地面城以見山君子名驛亭臨風而偃草宏福寶刹鋒峰歸然芹香講臺卓乎巽位真靈之所往來有張邈過焉名儒之所棲託有尹道真焉尤具異者黑神之祠里社奉而喧闐大王之坡行客過

而惕息荒誕傳曾難以理論若夫夢白蓮而誕生師赤松以問
道大田爭議誇成鳳之獨鳴古研名齋誌懸魚之清節採翰藻
文筆擷其秀感流離遷謫寫其况風雅撰掖文獻考徵又若湘
川梅竹共青芝以并生黔西海棠飄絳雲而不落蟬鳴福熟蟻
奪果繁紅遍山而鵲嬌黃過路而桃拂芙蓉變於一日藝芳草
於四時柘樹飼蠶茂田園而客至刺黎來虎種籬落以春歸羊
肚名菌產彼嘉蔬亦有羅鬼蕪供采捋磨芋土芋出清平而味
佳夾酒咂酒進壺棒而歡快旨蓄是禦齏菜沸湯膾薄時形蒼
粃食苦他如雅務果笑附方言之不同上會紮包詳嬉習之所
自吹絲入市假朱提而鏡充痛詈啟爐開子廠而礦旺端公治

病爛螺卜以審吉凶送瓜祝稌名石保而延鼓吹為齋諧之志
怪則說鬼物資談柄焉紹炎徵之紀聞則揭治亂符考核焉柳
細風清唾武臣之署編下山拷火綴神廟之連場莫不蒼萃網
羅廣其捃拾矣顧杼首魑結族類本殊有苗鬼方沿流遂顯獍
夷八十二種不無生熟之分府廳一十四屬定以覽轄所始長
帙青帕此身耀女官之糴堅甲利兵鼇果習武夫之技六額洗
骨大背孝慈八番剗木兼事漁獵捉白放黑乃市僧之奸插竹
躡望亦淫風之扇花球銅鼓逢跳月而歌呼偏架已槽逞雄風
而爭劇焉即有房亦可醜也鵲聲喻父能無慟乎契鑿佞佛之
徒种家畜蠱之習良由馬兵六百人所遺獲雜視夫田書二十

種未倍菟羅亦有約束能遵徇楊保之鄉老讀書自好標紫蓋
之淳良藏旁甑之偏古風未泯織谷蘭之布民生在勤打牙剪
髮遂其安全曾竹蒟蘆居然食息潤苗菁苗之地性情化其桀
鷲宋家蔡家之表彰堪為矜式抑有說者黔中典天弗備我夫
夫子在黔僅十月校試止六郡搜志傳之所未載憶遊歷之未
曾經不已簡滋陋不以俗傷雅山水人物得失安危之大指於
是乎見焉後之人因地徵圖披蒲考索尋奢香之驛水西迹城
登銀賴之山古州烽息徘徊龍里知表裏之相依顧瞻鴨池識
強弱之有定馬跑泉出螺擁山高武皇經營想旌旗於在昔諸
葛勛望凜指揮於自今安知恬然休養生息符竹所判蠻觸不

驚將荆梁之區禹鼎未墜參井之野歲星常臨所謂一人荷戟
萬夫趨趨骨肉齶醢參高搖凱者咸納諸大一統之中而全億
萬年之計則此書也策治安防禍患非祇記軺車之鴻雪而實
為檇杙之嗚天倘謂體例猶略以拾瀆見疑於乎慎矣受業黃
景瀛序